

初學文編

鈴木重義著



T1A1

11

Su96

龜谷省軒曰
不知問者啞
也不聞過者
聾也聾且啞
安望學之進

人爲學而不進亦非無才也不唯怠惰自棄爲然多困於私意役於小智沾沾自喜不肯親師友卒終於無聞畢竟好學之志不篤故也君子之於學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亦可以足矣夫子就其上而亦必曰就有道而正然後謂之好學有旨

筑後國竹野郡菅原小墾校生徒

赤藤曾根吉

敬宇曰三種
名花千載定
論

敬宇曰真道
學真文章

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視民如傷

敬宇曰遠超
唐虞

仁德天皇登臺。見烟氣多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復何憂乎。皇后曰。今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天皇曰。天之立君。本為百姓。故君以百姓為本。古昔聖王。一人饑寒。顧之責身。百姓貧。則曰朕貧也。百姓富。

則曰朕富也。未有百姓富而君貧者矣。

大日本史

可託三尺之孤

岡田鴨里

省軒曰如正
成鉄心石腸
可以為人臣
標準矣。而豐
公愛士亦千
古美談

豐臣秀吉在大阪。嘗命德川氏將士習騎。自登千貫櫓觀之。有騎驪馬者。問之曰。成瀨正成。問祿曰。二千石。秀吉曰。佳士。若仕我。封五萬石。公家聞之。謂正成曰。汝能事豐臣氏。富貴立至。我亦悅焉。正成流涕曰。是何言也。臣雖不肖。豈貪祿忘君乎。願自殺以明臣赤心。後公謂群臣曰。可託三尺之孤者。正成也。

欲利已而反損

糸

省軒曰：「千刀極時歸一拙，天下何事不然？」

井伊道

李士衡在館職日嘗使高麗武人爲副使高麗禮幣賂遺之物士衡皆不關意一切委於副使時船底敝漏副使者以士衡所得縑帛藉船底然後實已物至海中遇大風船欲傾覆副使倉惶悉取舟中之物投之海中更不別擇約投及半風息船定旣而撿點所投皆副使之物士衡所得一無所失

續資治通鑑

一語鼓舞士氣

齋藤竹堂

福島正則嘗謂東照公曰井伊本多榊原三傑士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畏之洵公家干城之臣也公曰吾

一語鼓舞士氣

齋藤竹堂

敬宇曰英雄
一語之下造
就無數之勇
士是有大作
用處

家勇士頗多。今併此三士而爲十人也。論者曰：公舉十士而不明指其爲誰，暗使人皆陳力就其列，可謂英雄一語鼓舞士心矣。

熊說

柳柳州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持弓矢。鬻火而即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

又知裡
 而大
 云似煮
 而五爪

省軒曰一結
凜然如嚴霜
烈日

類至則人也。猝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自薦

尾藤二洲

敬宇曰不可
無一不可有

加藤清正嘗選保侶騎二十人。令部下舉其可者。有阪川者而自薦。清正及老臣皆怪問之。阪川曰。臣為君執銳摧堅。非不善戰者。而臣不能識其果堪保侶。否。知人之難。父子猶然。況敢薦他人耶。若我身。則知之熟。信之厚。此臣所以自薦也。其言從容。其色自若。清正歎稱用之。

松本土權曰
餘韵無限小
品之佳者
林雲達曰直
截簡練。層出
不窮。語少意
多。短篇上乘

題楠公訣子圖

松林飯山

戎衣軍裝。齡可五十左右。踞胡床。如有所指授。而垂髻童子俯伏其前。飲泣者。此為楠公櫻井驛圖。干支係延元丙子。而小楠公之舉義。在興國庚辰。終能奉其遺誠。公亦含笑於泉下矣。千載之下。觀其圖者。誰不感憤激勵。過其地者。誰不裴回顧望。而悽惻。余之東遊。乘月遡淀河。望見一小村落。於水烟髣髴中。舟人曰。此櫻井驛。然終不果往。是為遺憾耳。

記舟行

林鶴梁

天龍河流急上流尤甚余嘗命舟自舩明村至橫山村時雨後水肥流益急舟人執棹窮力掉之進寸退尺終不能達蘇東坡云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余始以坡論爲誠然今泝此河不啻不離舊處又退舊處但此際兩崖絕壁奇勝不可言因其進退一處得縱觀之亦急流之賜也

蘇田節齋曰
結處尤佳

淮陰侯傳贊

敬宇曰東坡
作書每留最
後白處曰後
五百歲必有

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

人題字者英
雄所見大約
皆同

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史記

假命禁殉

中井履軒

高虎藤晚年置一函于廳曰國人欲殉於我者簡記姓名而投焉投者四十餘人既而在駿邸亦得三十人高虎封簡獻之曰此皆迨臣之子孫守節效死者也請假上命禁殉東照公嘉而聽之

答師仲

蘇欒城

轍少好為詩與家兄子瞻所為多少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自亦不喜為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為輒諷詠終日譬如病瘖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邪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鳥南山

廣瀨旭莊

行二町至鳥南山側山即嶼也全身一巖周圍可三

敬字曰妙喻

熱祖超

拆音析

十間而高七八尺北邊微有土而陵遙亂松簇立南邊巉崿崩坼形勢可怖聞朝鮮漂人過此地曰是似我鳥南山故名嶼前後左右礁如列柵犬牙互錯驚濤穿其間逆折沸揚電馳雷轟一望半町之間水面昂低至差四五丈余生山鄉慣經急灘迅瀨然未見如是險惡也乃命舟子回漿

記沈南蘋

田能村竹田

時史花卉翎毛多從沒骨法蓋沈南蘋後始盛南蘋名銓字衡齋吳興人享保中應徵到長崎鎮臺進畫

數幅賞賚甚夥銓畫勾染工整賦色濃艷時昇平日久人漸厭雪舟狩野二派故一時悉稱南嶺翕然爭趨矣詮傳法崎人能斐斐傳諸江戶人宋紫石紫石子紫山世其業矣

半部論語為相

宋太宗欲相趙普或諧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自警編

省軒曰書不在多所貴在能讀之能用之耳

總覽

辭貽書

賴春水

余為鳴門書春鶚居士碑鳴門來謝會書賈菊宗至開其包袱有古文品外錄鳴門來而閱之乃舉全帙置之余前曰聊為潤筆余時廿二三歲自謂乳臭兒受之極為過當乃辭之鳴門曰子第讀之置而去後數旬攜往返之又曰已贈子矣寓諸我庫時來取可也鳴門已沒不知其書安在今猶記其內一二名文爾時余徒知吾筆之不足潤而不知故人資吾學也可受不受誠為可悔

省軒曰贈者辭者皆可喜而書其悔尤可喜矣

書渡邊華山蟲魚畫冊後

藤森弘菴

華山老人好奇終遭奇禍人常悲之顧不知其憂國憤世之心為好奇之所由也此帖藏在足利須永竹溪家所畫蟲魚十二頁皆入妙品係以小詩亦十二頁審其辭旨蓋有憂憤之意假游戲而發洩之耳嗚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豈唯其書畫可傳而已哉觀了慨然久之乃書

有武事者有文事

津坂東陽

加藤清正晚年勤學延篠谷先生者受業云嘗語人

省軒曰古人讀書一句即有一句得力今人讀破萬卷徒資口耳可歎也

日前田利家及老好學一日招宴淺野幸長及余為誦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感歎者久之時余不知學為何事殆馬耳東風也近者知讀論語朝夕玩覽弗措始深感其義矣若使利家至今而存學術之効為何如哉蓋有所為而言也

自題小照

佐藤一齋

一毫似我謂之我可也一毫不似我謂之非我可也然其似與不似者貌也存於似與不似之外者神也是神也無生滅無古今盤為川嶽凝為星辰聚為風

省軒曰奇志無極蓋從南華得來

霽散爲烟雲磅礴宇宙無有乎不存也然則其不
者亦盡我也而況其似者誰謂非我真哉

題司馬溫公擊甕圖

齋藤拙堂

公之爭新法痛擊不遺餘力公之改弊政如救焚拯
溺人皆疑其不類平生余謂天下一甕之廣也億兆
一兒之多也熙寧之爭元祐之政一擊一拯之大者
也當兒之未溺嬉戲樂群藹然之狀可掬及兒之既
溺振袂攘臂悍然當之此其天性也然則公之仁勇
既於卅角之日見之何必待登台鼎秉鈞軸而後知

力ニセ
力ニセ

之邪

楠公贊

安井息軒

智伐群雄之謀勇折萬卒之氣據數仞未完之城激
四海敵愾之志終能滅逆焰於既燎拯皇統於將墜
偉矣公之有大造於天地也然是尚有可言者焉倍
臣執國命僭逆滔天天特假公手漏其忿悃神明森
羅我不敢謂不然至賞薄而不怨謀斥而不恟自知
必死而逍遙就命於元戎又勅其幼兒全報國之始
終天下古今獨有公而已矣而世或以成敗論事謂

惻然
念也
惻傷心

省軒曰鉄案
不可動

室而不通。寧知時事不可為。而誠忠大義。扶植名教。有千載而未窮者哉。嗚呼盛矣哉。

開籠放鳥

津阪東陽

備前侯光少時頗愛禽鳥。有所籠養。儒臣講春秋傳。至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公顰蹙曰。我年已踰冠。亦未免童心。尤可慙愧也。講畢入內。親開籠。盡放其所畜。謂侍臣曰。玩物喪志。君子所戒。籠養禽鳥。小人之事。不但童心也。夫聞講如公。真謂之學矣。宜其為天下所仰也。

省軒曰。怨女三千放出宮。英主所為千古同懷。

詩句暗合

服部南郭

弘仁帝時。白氏文集一部。獨藏秘府。世未有睹者也。帝幸河陽館。賦詩云。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遙望往來船。本白氏一聯也。試小野篁曰。聖製改遙作空。更妙。帝驚曰。此樂天句也。本已作空。聊試卿爾。卿詩情已至。與白氏同邪。

貓狗說

賴山陽

貓捕鼠于內。狗警盜于外。各有其職。以事主者也。然諺曰。畜貓三歲。三日忘患。畜狗三日。三歲不失。而人

省軒曰。世稱無氣節者曰貓。士而貓者。狗疏不食。

其餘

常愛貓而疎狗何哉以其形體則狗之粗不若貓之
膩也以其聲音則狗之厲不若貓之嬌也以其性情
則狗之剛決不若貓之善柔便辟也是以貓之於主
人不離其左右出入其閨闥食有得而狗則
寢於土而食於餒終歲不得望見主人之面認盜而
吠無賞縱鼠而不捕無罰可悲也矣

省軒曰末節
應起句以感
慨收之妙

公判無私

長野豐山

防州板倉公宗重尹京一日出行雖嬰兒皆避匿屏息
族其過有一兒可十歲獨不避且從而罵之公聞之

命問其父姓名里名還謂府吏曰民某嘗訟乎吏檢
之嘗訟而弗克者於是再召而按之果寃乃賜金謝
之嗚呼公判無私官吏之所難知過能改聖人之所
遺今防州一舉而兩美具焉豈不賢哉

題和漢名數三輯首

鹽谷宥陰

益軒先生學既成又乞暇僑居京師筑侯令歲著書
以進焉蓋一部藉以當一考績故得優游多年以撰
六十部二百七十餘卷云嗟乎先生之學固浩矣然
微其君之遇之優焉得成是業世有懷抱著述才而

省軒曰有暇
者無學有學
者無暇千古

大憾如筑侯
真是千古可
人

或浮沈於卑劇或奔走於衣食窮年栖栖不得遂其
志者可歎矣哉因讀此書慨然題之

高阪昌宣論

岡田鴨里

省軒曰持重
者似怯懦輕
躁者似俊邁
為人主者不

高阪昌宣事武田氏嘗得怯懦之名其陷堅摧銳不
如山縣昌景應變出奇不如馬場信房而深慮持重
以國家為憂數犯顏盡忠規則二人之所不及也信
玄之攻小田原也昌宣諫之以為危道信玄雖不從
然嘉其忠謹蓋亦知犯險深入敵地非萬全之策也
信玄在世踰為勦敵者無如上杉氏海津城當上杉

可不慎擇

氏之衝信玄舍二人而獨使昌宣守之者豈非亦以
深慮持重之故耶

得善言而賞

省軒曰奇語
驚人

穀宇曰君亦
一郭氏也管
仲點化桓公
不用多語快
極妙極

齊桓公出游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
曰是為何墟野人曰是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
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
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
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桓公歸以語
管仲管仲曰其人為誰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

一郭氏也。於是公招野人而賞焉。新序

無怒軒記

清李紱

怒為七情之一。人所不能無。事固有宜怒者。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已。是已。顧情之發也。中節為難。而怒為甚。血氣蔽之。克伐怨欲之私乘之。如川決防如火燎原。其為禍也烈矣。吾年踰四十。無涵養性情之學。無變化氣質之功。因怒得過。旋悔。旋犯。懼終於忿戾而已。因以無怒名軒。不必果無怒也。有怒之心。無怒之色。有怒之事。無怒之言。蓋所怒未必中節也。心藏

敬字曰自言其無涵養之學。無變化之功。真正學者。口無矯飾之言。余敬其人。

省軒曰。胸次恢々。狂鯤躍鵬。飛亦可以養大和之氣。

於中可以徐悟。色則見於面矣。事未即行。猶可中止。言則不可追矣。怒不可無。而曰無怒者。矯枉者必過其正。無怒猶恐其過怒也。軒無定在。吾所恒止之地。即以是榜之。

阿發

鈴木茶溪

阿發。上州川崎村農夫逸八之妻也。逸八病而亡。家本貧困。發自為耕耘。育兒勘彌。事姑至孝。人勸之再醮。不肯。一夜姑抱勘彌而寢。發卧其側。有賊入其家。迫姑求財。發驚覺。二賊挾發壓以被。曰。勿叫。叫即斫。

省軒曰大冠長帶極顯榮而一旦有事抱頭而逃者往往有之使之聞發之果寧不恥死

矣姑乞哀甚切一人曰先殺老婆發聞之即不顧死。裸而自被後突出抱持一賊賊倒刀亂刺身被數瘡。大呼有賊賊曳發而走數十步尚不能脫先是勘彌走而狂呼隣伍馳至遂擒其賊二賊棄姑而逃姑乃得無恙縣令具狀聞于官賞賜金二十兩除其貢賦。

蠶說

清楊培錦

蠶以作繭藏身轉而自禍說者謂此自入羅網也殊不知不智而豈通人之論哉夫蠶之入羅網而不疑者彼蓋變化有方得時可出也是故可以出而後可以入。

敬宇曰繭雖不入沸湯而化為蛾不過蜉蝣之生耳豈若為細蠶而利人哉

入而無不出者蠶自主之蠶所及料也治絲之人欲圖其利不待其出取而就沸湯之中嗚呼一入羅網而竟不能復出也悲夫然其所以不復出者非蠶所能自主也蠶所不及料也於其所不及料者而譏以不智無乃多求乎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大抵孽之非由已作者皆可辭其責也於蠶何憾焉且即以其入羅網為不智然蠶亦喪已利人者也何傷乎

寄何燕書

明王守仁

某久卧山中。習成懶僻。平生故舊。音問皆疎。遙聞執事。養高歸邨。越東楚西。何因一話。烟水之涯。徒切瞻望而已。去歲復以兵革之役。扶病強出。殊乖始願。正如野麋入市。投足搖首。皆成駭觸。忽枉箋教。兼辱佳章。捧誦洒然。益安石東山之高靖。節柴桑之興執事。兼而有之矣。仰嘆可知。地方事苟幸平靖。枕已踰月。旬日後。亦且具疏乞還。果遂所圖。雖不獲握手林泉。然邨嶺之下。誓山之麓。聊復同此悠悠之懷也。使來值湖兵正還。兼有計處地方之奏。兀乃爾久。誓又

敬字曰筆墨
瀟洒見英雄
胸次

酒香洗
兒書

讀書
只明

酒香洗
兒書

未能細請。臨紙惘然。伏冀照亮。不具。

記鴻池菟道事

顧春水

有鴻池菟道者。以風流知名。嘗傾家產。更新開酒肆。其酒水係伊丹釀。名曰山井菟道。更名男山。用其故里名云。男山大售。釀主遂欲運諸江戶。海運之酒。每桶以藁席苞之。烙印名號於苞上。菟道請諸善書者。十餘家。余一日過鳴門。使余書男山二字。余始不知何由。率然應之。菟道寄諸釀主。使其擇而用之。獨取余所書為印。後男山大售於江戶矣。菟道因鳴門饋

省軒曰菟道
有眼春水有
識真是一對
佳話

一苞桶為潤筆。余東諸友取十日醉。諸酤戶傳聞之。以余書為吉兆。來乞者接踵。余盡辭之。

獨奕先生傳

清魏勺庭

膠山有隱君子。性不治生產。絕世務。而好弈。常閉戶居。外人聞子聲。丁丁然。窺之。則兩手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或默然。目上視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稱曰獨弈先生。先生與人無爭。輕財樂施。與鄉人懷其德。常避盜踰嶺。嶺半盜起。邀先生。先生色不變。呵盜曰。汝送我嶺下。盜焚隣人居。延先生廬。盜群起撲火。火不

敬字曰妙人
妙文皆足千
古

滅。乃共撫其始禍者。先生兄弟三人。伯善鼓琴。仲好藝花竹。先生獨奕。或求對。亦不辭也。先生開枰布子。伯仲常侍局。先生微問可否。二子各以意對。先生曰。若長於守。若長於攻。然皆偏將材也。使握中權。決機兩陣。難哉。年七十有七卒。其獨奕未嘗少衰云。節略

江南竹枝序

野田笛浦

南地之勝。莫往而不可歌焉。送蝗者。拾蠟者。捕海鱉者。汲潮而煮之者。黃柑之纍乎。摘而盈筐。篋者。實一部竹枝之觀耳。不特蒼翠之色。明媚之致。可玩也。余

省軒曰文亦
流美可以序
竹枝

一役遊紀南者二次。役之所不及與而觀之與之所
不及舟而觀之。但未及歌之亦未及觀可歌之詩而
還矣。今上街志摩龜井諸人之編江南竹枝也。南海
先生以下有若霞裳溪琴冷雲霞峰陸續賦之賦而
和之。流美新逸亦莫不可歌焉。不意昔日之玩而下
及歌之者不假一役與舟之力而盡觀之於此。嗚呼
既有如此豈得不忘紀南之遠而歌之於海東哉。歌
了遂序。

紀遊

相州紀行一則

廣瀨旭莊

鼓樂東行八九町人家盡左邊一岡直聳其背南張
斗走海中者數十丈厚不過二三丈如立曲屏而中
斷南北對峙皆高五六丈海水穿其間其東北連岡
如墻界海而立其根皆巨巖嵌空成洞數十所不知
其深或在高處離海丈餘然怒濤一躍及焉大聲窸
坎鞞鞞如周景王之無射魏獻子之歌鐘者不知其
數余謂興齋曰東坡石鐘山之遊恐無此奇徒以文
勝耳巖有紋如木之條理海至清見底巨石團圓者
平數皆青白色謂深不過三尺試把二丈篙測之不

及始惴然悸。

燒書圖

林鶴梁

敬字曰燒秦
二字奇矣與
魯仲連蹈海
二字為好對

始皇燒書。非燒書也。燒秦也。夫國之興亡。係道之盛衰。而又由書典之有無也。書燒矣。道不得獨傳。道不傳矣。國家之亡。豈容疑乎。抑火之為勢也。其始微薰一點。既而氣漸揚。烟漸稠。忽延忽蔓。赫赫炎炎。竟至於不可撲滅也。是猶始皇初政。暴心一生。漸次增長。罪惡遂逼于天矣。阿房三百餘里。所以付之烈焰。蕩然委寒灰。豈惟出于楚人一炬。是始皇多年虐焰之

所以釀成也。然今審其源。則燒書之舉。實為之基也。嗚呼。後之人主。無道暴虐。蔑視聖經者。豈可不鑑于此哉。

告母就職

劉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若得罪放流。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宋史

雲霽明察

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讎鎧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禍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群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鎧奈何殺之明大驚曰鎧將敗於蘓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史律

櫻巒春容

林鶴梁

省軒曰人間自有照魔鏡

漫焉斯疑雲而色則艷矣翻然斯訝驚而香則淡矣姿態妖冶韻致瀟灑又非雪華柳絮之可喻豈非櫻花之逞春容耶都人往往賞花於飛鳥墨陀以其多花也而相馬氏邸內岡巒疊連挺拔而凸地清趣幽境與花稱矣此為麻溪第一勝但視之飛鳥墨陀花數不能望半然飛鳥墨陀則遊客雜遝頗為殺風景獨此花在幽清之境不為點塵所污乃其過絕於飛鳥墨陀遠矣豈啻其冠麻溪而已哉

題黃鶴樓

清俞長城

省軒曰慈收前文照應精容

于浙有放鶴亭。于楚有黃鶴亭之設。倚危巖俯峻壑。幽人隱士之所托而棲也。德之潛者居焉。樓之設望高山瞰巨川。豪人傑士之所登而快也。才之逸者遊焉。是故有崔顥而黃鶴樓傳。有林逋而放鶴亭傳。德不如逋。不可謂潛才。不如顥。不可謂逸。居於浙。遊於楚。我欲兼之。

與李公擇

蘇東坡

敬字曰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東坡者。真神仙也。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

敬字曰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東坡者。真神仙也。

敬字曰入火不焚。入水不溺。如東坡者。真神仙也。

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明方正學

肅宗之放生。煦々小仁。无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

敬字曰數語
論書也人而
能如此則可
謂君子矣

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為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猴說

清 梁玉繩

余幼在黔中嘗畜二猴鎖於射堂老柱之下躁疾善攫人每厭苦之一日曝虎皮于庭故令童子蒙之前猴驚竄上樹既上復顛跪地而號自以掌掩目蓋懼之甚童子笑不已猴聞笑聲而非虎也其人也怒而

起騰踔如故嗚呼無其實而襲其貌又或自露其機天下何一之能欺哉

捕魚記

明 鄭瓘

每見人捕魚於池或置或網所得多白魚問之漁者漁者曰青魚與鐵鱗知置網至則必掩身依陡崖而行鯉魚則以頭鑽入污泥中僅露其尾松魚最蠢拙而性靜耐驚惟白魚畏怯性躁稍聞觸水聲則縱橫跳躡出身水面故多投罾入網是知青鯉鐵鱗皆以智巧免禍松魚性靜耐驚亦或免禍白魚之躁縱橫跳

敬字曰涉世之良規善鑒之妙文

躡其欲免禍之心。益有甚于衆魚者。而卒自投於罾網。豈非以躁不如靜。畏怯不如耐。驚才力不如智巧。歟。處亂世而欲全其生者。尚鑒於此。

大器晚成

朱買臣家貧。好讀書。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又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

省軒曰英雄胸中自有成算

即聽去。年五十。爲會稽太守。衣錦還鄉。妻自經死。漢書

一太郎

鈴木茶溪

孝子名一太郎。父曰與一。阿波三好郡重清村人。歲歉。村民謀作亂。與一亦與焉。事定後。德島府吏夜來捕與一而去。一太郎時十歲。大驚。追及之。號泣請赦。與一罪。吏怒。逐之不去。遂隨至府。與一下獄處梟。一太郎悲泣。請以其身代焉。吏不聽。然憫其幼。與錢而逐之。一太郎不得已。還其鄉。道百二十里。一日而歸。更赴讚岐。祈金毘羅廟者。凡七矣。往反八十里。夜以

繼日阿波侯聞之感其孝減與一罪流之國界孤島
又賜金五兩於一太郎其大夫及郡宰賜衣金等各
有差侯又使吏二人送一太郎而歸村

垂松鷺

安井息軒

飫肥之南五里曰垂松地枕于海而江匯其內衆鳥
聚焉有鴟鵂每日出扇海攫浮魚冲空悲鳴須臾有
鷺來盤于下鴟鵂候其至于下投所攫魚鷺仰受之
以去率以爲常鷺或不能承誤墜之海鴟鵂直下擊
之鷺不敢拔甘受一擊耽然而往矣鷺鳥之至猛者

及馬蛇

也當其下擊之時非力不能與之技蓋彼盡其心力
忍朝饑以供我而我則誤墮之其曲在我若又恃力
以劫之彼將奮翰遠舉以滅其踪安所朝朝享其利
哉故寧忍小辱以伸其氣使彼畏不敢懼懷不敢狎
以効其功於我嗚呼智矣而道寓焉鴟鵂亦能忘鷺
之勢敢規其過不再獻以啓貪不違命以賈罪雖受
制於鷺而因其威以自尊於衆鳥之間亦小蟲之矯
矯者也

曾子易簣

楊升庵曰童子驚訝之狀與曾元曾申掩護之情并曾子虛憊而不失其正之事千載如在目前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禮記

權書叙

蘇老泉

敬字曰文如生龍活虎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為孫武之徒也。夫孫武之言兵。為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

士說

清梅曾亮

省軒曰正喻
混融筆如輓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具其名同吾見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今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才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焉室不患無木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與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與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異其志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

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相遇如水魚

齋藤竹堂

米澤藩老莅戶九郎兵衛精勤國務老而不倦鷹山公慮其耗精生疾使紀平洲勸其遊息自養平洲即至其家曰今日奉公命至子慎聽之九郎謝曰某有酒癖公豈禁之耶自今日慎不飲矣平洲曰否子年老務劇恐生疾病子少自養之是公命也九郎駭曰甚矣公之不思也公以為今何時耶國用不足民

敬字曰鶴山
公之賢即此
一事可知其
他也

庶不定某任老職夙夜精勤猶恐其不至乃務自息
將措一國民庶于何地因泫然泣平洲復命誦之公
曰九郎老且如此九郎而疾明日誰當代九郎者亦
泫然泣平洲出語人曰米澤君臣相遇如此治績安
得不著乎

貴名不貴利

角田九華

龜長崎人傳父業善鑄香爐奉行嘗承執政之意使
之製香爐踰半歲不成奉行任滿將還乃使鄉吏數
促之既而成猶未肯進鄉吏懼遣卒數人守其家而

省軒曰惜名
不顧利其技
之所以長進
也

督責嚴急龜不以措意矣一日置其所製于案上踞
牀持大管吹烟熟視數刻風致不愜意乃舉大斧一
喝打碎迨奉行東上香爐竟不隨矣

感激棄羹

鈴木茶溪

一藩士性嗜河豚與其妻每啖之士有幼女一日忽
乞食士曰兒常不欲食今日欲食何也且豚魚有毒
非幼兒可食女乃泣曰是兒所以欲食也爺娘若中
毒則兒將誰賴焉願俱食而斃士即感悟速棄羹終
身不復食

英雄知人

廣瀨旭莊

豐臣公陣於名護屋。以濟伐朝鮮之師。一日在樓。有
 帽掩其面者。騎而過前。公勃然曰。奴何為者。不脫帽。
 不下馬。而過我前。命軍吏殺之。吏走馬追之。公復召
 軍吏曰。無禮則有之。然敢無禮於乃公。其膽可嘉。聽
 彼自又。亦鞭馬出。公又召軍吏曰。奇男子。唯問其名。
 勿問其罪。亦出。先者及馬。呼曰。我公有命戮汝。次者
 將及。呼曰。公聽汝自及。後者遙呼曰。問名而已。騎士
 聞之。回探懷出蠟書曰。上之。我名亦在焉。遂去。吏歸

省軒曰。以奇
 筆寫奇事。而
 豐公度量。與
 騎士跌宕。自
 見

獻公視而火之。無知其故者。

教倫理行刑

安積良齋

水戶封內有弑父者。吏捕而鞠之。將處極刑。民性愚。
 生長山谷。未嘗知倫理。乃不承。曰。我若殺人之父。則
 當受刑。今我殺吾父。而刑之。何冤也。吏以聞。中納言
 公光召儒臣曰。以此頑民付汝。三年受業。宜竭力教
 導。懈將罪汝也。儒臣教督甚至。未三歲。民稍解讀書。
 始知弑逆之為大罪。甚慙。自請就刑。然後誅之。

省軒曰。不學
 之蔽如此。任
 風化之責者
 不可不察

寶刀兼光

中井履軒

省軒曰寶劍
猶龍隱見不
可測

越有三寶刀。其一曰竹股兼光。初老津農夫佩此刀。沽豆市還囊罅漏粒。輒中鞘而破。視之鞘敗而又露也。竹股三河守聞而取之。後納于謙信。弘治川中島之役。甲人或持銃狙謙信。謙信馳而斬之。竝斷銃為兩股。即是刀也。景勝之時。令京工裝刀。期年而成。衆咸贊稱。三河視之曰。儻也。詰之曰。真刀。鐔上槽中有小孔。可以貫馬尾。臣之外莫知也。景勝愕。遣三河訪求焉。三河微服扮西州旅客入京。募良刀。果獲於清水南坂。後獻于太閤秀吉。浪華之役。喪其所在。

海上隱者

安積澹泊

慶長十六年十月。神祖放鷹河越。謂新莊直賴曰。聞下總海上邑有一隱者。淳朴不貪。挂一瓢於簷下。受鄉人之饋。以充旦夕之餐。彼為三好氏之族。往年卿父戰死于攝州江口。想彼能知其事。宜物色之。直賴奉命往海上覓之。得一草庵。有踰七之叟。曰。總歸居士。日誦法華經。直賴入庵。長揖。叟延之坐。談及江口之戰。新莊氏授首之事。直賴潛然出涕。曰。所謂新莊直昌者。余父也。居士聞之。驚惋。直賴問其名。不答。直

省軒曰開口一客則非復真隱

賴曰余聞江口之戰有秉金甃指揮士卒者是誰歟
叟曰即吾也終不言其姓氏直賴還河越具言其狀
神祖異之

眼光如炬

角田九華

敬宇曰正雪逆心不能逃乎智者之眼乃今有欲翻前案者不思之甚

由井正雪以武學名動一時備前侯欲辟之諮於熊
澤了介了介曰臣先可面試之乃往見正雪從容謂
曰寡君若有聘足下則能出仕否正雪曰固所欲也
其祿何如曰五千石正雪曰敢辭了介還謂侯曰正
雪逆心見乎色得一夫而害國家非謀也正雪亦曰

嘻吾深衷殆被彼洞視不憚久之

正之論楠公

鹽谷宕陰

省軒曰一句先喝破

高山正之嘗至一士人家見案上駿臺雜話披而
讀之至其論楠公與諸葛亮謂孔明待三顧而出其
進重故受任專楠公則不然所以委任不重而自速
戰死也怒髮逆衝直擲書於前庭主人驚問故正之
曰腐儒不解事矣亮之於劉備素非有君臣之分也
則其重也宜我延元帝則萬代一統之主不幸有
出狩之變此天下之人苟食斯土者將疾奔勤王之

不暇況楠氏邑在封畿之內其待王命而出吾尚
以為晚若之何其與亮同出處哉聞者服其至論

初學文編卷二終



福野

多摩川

竹野

菅原小學校

生徒 杉本多規光

野

社会科

社会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板權免許
同十五年七月九日出板

定價十七錢

東京府

著者

東京府士族

鈴木重義

下谷區御徒町二丁目
五番地

東京府士族光風社

龜谷竹二

神田區金沢町
十一番地

大坂府平民

柳原喜兵衛

東京府平民
北久太郎町

牧野善兵衛

芝口二丁目

東京府

出板人

大坂府平民

發兌人